

「堅持原則重要，還是一時輸贏重要？」

馮檢基： 「泛民」只砌不傾 「進退失據」無出路



馮檢基認為，回歸後要落實「一國兩制」，始終是中央話事，具體如何落實，有很多可能性，那就要想辦法與中央傾。大公報記者文瀟攝

在許多人的記憶中，馮檢基曾任民協主席，是「泛民」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；但對於急速變化中的香港政壇，馮檢基與「泛民」和民協已不是連貫的名詞。馮檢基接受《大公報》訪問時自稱是「無政黨民主人士」。從政三十年，身邊的盟友、對手都早已換了模樣，這位「無政黨民主人士」近年飽受「泛民」新一代冷嘲熱諷。但在馮檢基看來，他只是堅持自己一貫的原則。就立法會延任一年的問題，傳統「泛民」在激進派施壓之下進退失據，馮檢基直問：「究竟是堅持原則重要，還是一時選舉輸贏重要？」

專訪

大公報記者 莊恭誠

去年打咗幾個月，得到的嘢嘢？我找不到出路。

(一) 打，只有輸

馮檢基上世紀80年代初從政，1986年創辦民協，部分創會成員更成為後來民主黨的骨幹。惟馮檢基近年與「泛民」新冒起的

激進派以至傳統主流派水火不容，2018年兩場立法會補選更令矛盾全面激化，馮檢基終退出民協。

近年「泛民」激進派冒起，無論策略還是目標，都較民協以至傳統「泛民」主流派「去得更盡」，傳統「泛民」更被狠批多年來「爭取唔到任何嘢」。民協當年所推崇的「又傾又砌」是否已經過時？

馮檢基反問：「去年打咗幾個月，得到的嘢嘢？」他指出，過去三十年，靠「又傾又砌」，起碼「雙普選」以白紙黑字寫入基本法；回歸之初，僅三分之一立法會議席經直選產生，後來變成二分之一，也走了一小步。

在馮檢基看來，這些成果都建基於與中央商討、游說後，從彼此不同之中得出共識，而除了「傾」，過程中亦有「和理非」的「砌」，即遊行、請願、抗議、示威等。他提到，當遇到與中央意見不同、但認為要堅持的事，民協也試過逼官員坐的車；他做港事顧問後，開會前亦曾在會場外抗議，「這些都是「砌」」。

「社會停頓，我覺得是輸了！」

「這場球賽是很悶，但我沒有輸。現在有人說，三十年都沒入球，不如大家一起打，打到入球。但我想問，去年打咗幾個月，入咗幾多球？我覺得我們正在輸，輸在後生仔受傷、坐監，輸在打的過程中民生計和生活受破壞。是否整個社會停頓，就能獲得想要的訴求呢？社會停頓，我覺得是輸了，我不接受以此為代價爭取訴求。」民協全稱「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」，民主與經濟、民生缺一不可，是馮檢基的理念。

馮檢基認為，從中央的角度，如果因為香港有人打就讓步，「中央還管不管整個中國了？如果這樣，中國任何一個地方，都可能仿效香港，中央怎會在香港做這樣的示範？所以我看不到靠打可以找到出路，可以讓中央接受、讓全國人大幾千個代表認同香港的訴求。政治是一種行得通的藝術。對於政治理想、政治目標，從起步點到實現目標，過程就是政治工作。」



去年黑暴猖獗，市民生計被嚴重破壞

(二) 美國只不過齋嘢

令馮檢基覺得「打不是香港出路」的另一個原因，是近年中美關係緊張。他指出，香港是中國最開放的城市，美英在此扎根一百多年、一定有一套自己的系統，包括與香港一些人建立種種關係的特務系統，例如意識形態上的認同、金錢上的支持、日常的聯繫等。

「當美國一路進逼中國，中央會思考，香港到底是為國家守住開放，還是幫對手利用這個地方的開放去推翻中央？這種形勢下，中央怎可能因為你打，就讓步接受你的訴求？相反，當美國要打倒中國，而你（指「泛民」）又跟美國掛鉤，中央一定打你。這就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分別。」也正因为如此，馮檢基一向反對「泛民」去美國「游說」，自己也從未參加。他直言，過去「泛民」與美國政府掛鉤的程度也遠不及今日密切，但他認為這條路線得不償失。

「泛民」已經不是爭取民主，而是教美國如何制裁中國。」

「每一次政改，民主黨都有人去美國游說，回歸前後都有，但多少次游說回來是成功的？很明顯見到，美國只不過是齋嘢，嘢完之後幾張相就打發你走，沒有真的幫香港，不應該再信。而且現在「泛民」已經不是爭取民主，而是教美國如何制裁中國、要搞死中國，這種做法更加引起中央敏感，令中央覺得「泛民」借外力打擊中國、威逼中央。當「泛民」去到盡，中央就只能用一個烏籠框住你，所以有了國安法。」

至於「泛民」激進派鼓吹的「革命」，馮檢基認為，歷史上一些政權的更迭的確靠革命實現，但這些都是整個國家的轉變，香港則是中國的一個城市。「回歸後要落實「一國兩制」，最後的決定權，始終是中央話事，香港沒辦法改變這一點。具體如何落實，有很多可能性，那就要想辦法與中央傾。」

馮檢基指出，民意認受、經濟條件及國際承認三大因素，都支撐不起「港獨」。「香港是一個沒自然資源的地方，大部分生產線又已外移，剩下只有金融市場或軟件服務，例如律師、醫生、教育等。但這是否足夠令香港與內地脫鉤？如果「香港獨立」會損害經濟民生、令很多人失業，那「獨立」到底是為了什麼？任何政治都是為人民的生活質素，包括物質、人權、自由。」

又傾又砌的路線其實最適合民主黨。如果我是民主黨，我就理直氣壯與中央傾。

(三) 傾，才有價值

2010年，民主黨就政改問題走入中聯辦會談，之後又在立法會對當年的政改方案投下了贊成票。此後立法會新增五個「超級區議會」議席和五個地方選區議席。不過面對激進派炮轟並趁勢冒起，與中央在政改問題上謀求共識，成為以民主黨為首的傳統「泛民」的政治禁忌。

馮檢基認為，「又傾又砌」的路線其實最適合民主黨，因為其在立法會有一定數量的議席，能左右政改方案是否在立法會夠票通過，而民協多年來只有他一席、力量不足。是否2015年政改「袋住先」會比較好？馮檢基在訪問中給出否定答案，「每次政改時間、背景唔同，唔可以這樣比較」。而在最近發布的時評影片中，他直言「泛民」多次談判、以為「攞炒」可逼中央就範，因而錯過推進「雙普選」的機會。

「大到國家、小到家庭，任何事都是又傾又砌。」

「民主黨錯過的機會，就是既然你已經與中央傾，又傾得掂數、中央給了你想要的，那就證明中央相信你是可協商的對象。如果純粹以香港民主步伐向前作為最大目標，就應該繼續與中央傾未來如何發展。既然已經通過，為何不繼續？」激進派來勢洶洶又應如何面對？「民主黨有時被罵到自己都不敢、不知道怎樣回應，甚至有時拿低頭走開。如果我是民主黨，我就理直氣壯與中央傾，而且要反問罵我的人：你得咩？你傾呀？你爭取到乜嘢返嚟呀？」

環顧全球，馮檢基指出，大到國家、小到家庭，任何事都是「又傾又砌」，即使中美、朝美關係不佳，都要找機會坐到一起傾。最近立法會選舉因疫情推遲一年，就是否延任一事，傳統「泛民」在激進派窮追猛打之下，又陷入進退失據的局面。馮檢基不禁發問：究竟是堅持原則重要，還是選舉一時輸贏重要？

馮檢基記得，1992年民協與中央重新展開溝通及九七回歸前夕加入臨時立法會，亦曾擔心會否導致日後選舉失利，但當時的民協最終決定堅持原則；儘管後來1998年立法會選舉失利，但2000年民協又贏得議席、而且得票增加。2016年「泛民」激進派冒起、民協在立法會選舉中又一次折戟，但馮檢基相信，當公眾回復冷靜、理性，昔日民協所堅持的原則與路線，仍有價值。



「泛民」在激進派窮追猛打之下，近年愈趨激進。圖為去年民主黨主席胡志偉（白衣）衝擊立法會

「烈顯倫之問」振聳發聵，香港司法界是時候回答了

人民銳評

「終於有人說出了正確的話」。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，近日發表《是時候緊急改革了》的文章，贏得香港市民廣泛認同和支持。文章提醒香港司法界人士，勿再如迷途羔羊般扭曲基本法、歪曲甚至踐踏香港法律，勿再成為街頭暴力的辯護者。

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律界前輩，也是一位資深外籍法官，烈顯倫見證了香港幾十年的歷史。他的文章中肯而理性，發人深省。然而，這樣的警世良言，也戳中了某些人脆弱的神經。有反對派議員對文章列舉的事實置若罔聞，試圖顛倒黑白、混淆視聽；有長期反中亂港的律師惡語相向、出口成「髒」，煽動網民對烈顯倫進行人身攻擊。這些人愈是緊張、愈是跳腳，愈說明這篇文章道出了真相、擊中了要害，打到了「攞炒派」的「七寸」。

香港司法界的一些人在修例風波中扮演什麼角色？「攞炒派」顛倒是非本領再高，也迷惑不了香港市民。「修例風波」以來的一樁樁、一幕幕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警方在「修例風波」中拘捕的9672人絕大部分都處於保釋狀態，其中像非法持有大批槍械和違禁武器、當街圍毆蓄意傷人這樣的嚴重犯罪都能獲得保釋，「警察抓人、法官放人」難道不是縱容街頭暴力麼？

在歪曲行政主導體制、曲解基本法立法原意上，香港司法界一些人毫不遺餘。烈顯倫提到最令入驚詫的例子是高等法院法官去年11月判決的《禁蒙面法》案，他們宣稱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》抵觸了1997年6月後在香港確立的「憲制秩序」。日前，香港大律師公會再次故伎重施，歪曲理解基本法，為其三權分立主張辯護。香港的憲政秩序由基本法確立，基本法的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，香港法律界的一些人揣着明白當糊塗，極盡歪曲之能事，無非是想搶奪香港政治體制的話語權，為自己的政治目的張目。

法治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所在。有以普通法為基礎的司法審判

體系，有不吝踐踏的法治精神，成就了香港不錯的家底和核心價值。然而修例風波以來，香港街頭連環暴力活動不斷，「港獨」「違法達義」等錯誤言論大行其道，暴力橫行、法治不彰，這和司法界的一些人一味姑息縱容不無關係。對暴力違法行為的縱容，就是對絕大多數守法行為的傷害。

「要麼成為大灣區與外界的閃耀紐帶，要麼成為華南海岸一個微不足道的中小城市」，烈顯倫不無憂心地提醒，這是香港歷史上的關鍵時刻，在未來幾年中作出的選擇，將決定香港歷史發展的方向。的確，對今天的香港司法界來說，既要徹底改革弊端，使制度擺脫繁文縟節，堵上司法實踐的漏洞，更要走出意識形態的紛爭，回歸到「法者，所以興功懼暴也；律者，所以定分止爭也」的本來面目。

其實，「烈顯倫之問」不僅需要司法界人士回答，經歷「修例風波」，所有香港市民都必須深刻思考，未來何去何從。我們相信，香港人一定會做出正確的選擇。